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蔡梦吟 张 国

十问耶鲁大学校长



3月18日，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接受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专访。 周浩/摄

世界一流大学 是当下国内一批名校的头等目标。最新提出的计划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不仅是传统名校在推进，新近筹备的私立大学如西湖大学，也以世界一流为榜样。

被中国大学吸引，那么距离中国大学跻身世界名校就不会很久了。

我认为中美两国教育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在美国，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彼此质疑，也可以质疑老师，学生们会参与对各类议题的辩论，而传统的中国大学更注重对于学问的传授，而非互动，当然，这种情况现在也在改变。但我相信美国教育的最大优点之一就在于能让大学生进行充满活力的辩论。我感觉这种风格会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大学。

苏必德是耶鲁大学第23任校长，也是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上世纪90年代，他以与约翰·梅尔教授开创了“情绪智力”理论及“情商”研究而著称，他的著作已被译成11种语言出版。

我们节选其中的10个问答与读者分享。更多访谈及视频详见中青在线。

问：采访之前，我们通过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收集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学排名。世界大学排名很多，不同榜单中耶鲁的座次不一。你在乎吗？会研究排名以使耶鲁获得更好位置吗？

答：当我们排名位列榜首或名列前茅，我们当然是骄傲的，但排名本身并非十分科学。一所大学的声望是影响排名的重要因素。而声望往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认为排名是了解顶尖高校的一个参考指南，但不要过分看重。

我不会去研究排名。如果让我对申请人建议，我会说排名不应是申请或不申请一所学校的原因。当然，排名接近的高校也各有不同，但我不会在乎那些影响排名先后的微小细节。

问：许多中国大学想要跻身世界名校之列，中国政府也实施了这样的计划。在您看来，这会是“长征”吗？中国大学的优缺点有哪些？

答：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让我印象深刻。事实上，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上。这正是我们寻求与中国高校推出学分互认项目、合作建立研究中心的原因。我们与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都有学分互认项目，因为它们都是好大学，而且只会越来越好。

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持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如果中国那些最优秀的学生都能

以补充，如果我现在还在教授心理学课程的话，我肯定不会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我会让学生们在网上观看课件，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更多的探讨、辩论、试验和推理。

所以我相信在线教育会创造改变教育方法的机会，让我们得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教育到较以往千百倍的学生。我相信在线教育将会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我对此非常支持，但我不会认为它会代替那种坐在课堂中、与师生共同学习的感受。

很难知道高等教育未来什么样子。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所提供的教育是目前并不存在的工作机会和挑战而准备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教育，因此很重要的是塑造那些具有普遍技能的终身学习者。

问：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此话怎讲？

答：我想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教育的内涵。你具体在学习什么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并不如学习那些普遍的、能突破任何学科界限的知识与智慧，比如如何创新地运用思维，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清晰地沟通。

学习如何学习，或许更为重要，这样你才能够保持终身学习，即便毕业了也始终受到教育的滋养。

问：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弗雷德里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写道，他认为美国精

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赋，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一观点？

答：我认为这本书小标题大做了。我不会把我们富于创造力的、兴趣浓厚的、聪明过人的、充满积极性的学生称为“我们的绵羊”。但是，我会把这本书看作是一种警告，即，我们始终要帮助学生不仅去记住知识，也要通过质疑、批判等方式与知识同行；不仅仅是让学生作为个体具备这种意识，在集体中也应同样如此。这将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大有裨益。

问：10年前，耶鲁大学组织百名学生来华访问，特别是考察中国农村。让美国的青年一代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您觉得有必要吗？如何让多数学生拥有跨文化体验？

答：我觉得认识中国对美国学生而言非常重要。10年前百名耶鲁学生访华，我是带队老师之一。从北京到西安到上海，我们在中国花了大量时间调研。我相信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气候变化、贫困、食品安全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携手应对挑战。而美国学生越了解中国，这种合作才会越发成功。

我相信了解另一种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实地访问。耶鲁大学鼓励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进行至少一次国际交流。另一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语言。如今

从性侵受害者到防性侵讲师

一半是阴影 一半是阳光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郝静在某县上示范课，进行女童保护师资培训。

郝静身上，藏着两个“郝静”。

她自认为是世上最倒霉的女孩儿：从8岁开始，直到11岁，她一直被隔壁的叔叔性侵，活人都遭这样的罪。

被这段经历所伤，也为了掩盖它，高中整整两年，郝静和男同桌半句话都没说过；年过40岁，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她甚至抗拒前夫触碰自己。晚上无法相拥，白天上街从不牵手，对方最终出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总在半夜思考如何结束生命，又记挂相依为命的儿子，迟迟不敢下手。

她也是防止儿童性侵害中最勇敢的志愿者。作为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兼职讲师，她跑到许多地方给小学生上课，攒下来的飞机登机牌一只手握不住，熟人甚至感觉她有点神经病。“女童保护”成立3年，在28个省份开展公益教学，她一人在12个省份培训过4000多名志愿者。

3年前刚给孩子上课，郝静总委屈，想哭。看着活泼的孩子，她总想自己当初要也有人帮就好了。

这两年，郝静不再想这些了。可当天真的小女孩说自己前几天被坏人拖到草丛里，有行人经过才挣脱，她心还是难受得发紧，下课嘱托学校的老师，记得给女孩看心理医生。

防性侵的课程看起来并不复杂。正式开始往往伴随一场“我说你指”的游戏，指到屁股，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笑。讲师就能顺势开讲哪些部位不能碰、遇到坏人怎么办等内容。

如何在课堂的40分钟取得孩子的信任，才是讲师的本事。有小女孩在课堂上主动举手，说前几天单独去姥爷爷家，被“使劲抱住了”，连踢带打才挣脱。郝静赶紧摸摸她的头，给她礼物，夸她勇敢。在课堂上，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觉得这个阿姨像亲人。

有小孩和她约定，将来一起做公益，临走时特别不放心地嘱托，老师你可得等着我啊！老师你可别老了！还有一个班的小孩子围住她，让她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念。

能让别人敞开心扉的郝静，看起来已经彻底告别了以前的那个懦弱又胆小的小女孩。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她总是梦到幼时隔壁男人把粗糙的双手伸进衣服，自己只能哭喊，无力反抗。如今，这场梦很少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讲课的场景，以及那些在课堂上的童声、注视着她的眼睛。

3年前的一天晚上，郝静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女童保护”的教案。半夜三更，开着台灯一页页看下去，郝静回忆自己当时像触电了一样，手抖个不停。儿童防性侵的内

容，像钢钉般一字字敲进她的脑海。封闭了33年的回忆瞬间决堤。难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眼泪再也憋不住。

刚成为“女童保护”志愿者培训师，郝静曾在课后遇到一名小学老师。后者告诉她，自己在9岁时遭受了性侵，和丈夫相处，眼前总会浮现那个侵犯她的男人的影子，身体忍不住发抖。她不敢回家，最终在怀孕8个月时离了婚。

郝静抱着有相同经历的姐妹嚎啕大哭，一晚上红着眼。

第二天课上，上百名中小学教师来听讲座，吵吵闹闹的。个人还在玩手机，睡觉。他们觉得，这场内容还不涉及资质考核，不用那么严肃。那名小学老师坐在角落里，绝望地看着郝静。

强烈的愤怒感涌上了她的脑袋，这么可怕的事，你们身边就有，为什么不重视？郝静吼了出来，深吸一口气，我曾经就有过被性侵的经历啊！

教室瞬间安静了，郝静大脑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公开场合说这些，也不想让自己能在恍惚的状态下，把脑海中回放了无数遍的场景，哽咽着，一句句讲出来。

讲到最后，她回过神，首先感到惊慌。在此之前，她完美伪装着自己。因为自卑，她甚至不敢长久直视别人的眼睛，害怕从别人眼中看到哪怕一点鄙视的目光。现在，一下子全完了。

然而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听课的老师们目光变得严肃、专注，

还多了尊重。飘了多年的心回到了地上。

如今，当有人看不清防性侵的重要性，或者更直白地问“你们是觉得我们这边不安全，才想来讲课”时，抛出自己的经历是郝静获取对方理解的最好方式。

有一次，一位她培训过的女老师在她上车离开前，把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打开一看，里面写着自己幼时遭遇性侵的经历，还说“今天上了课深受感动，我要让我的学生们学会保护自己！”

你看！这么多人都经历过，而且都不敢讲出来。我克服了，讲出来，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远离性侵，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勇敢？

面对性侵者，郝静较真得让人尴尬。她一字一句地和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说，因为遭遇过性侵，所以对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觉得自己很遥远。

在童年最黑暗的岁月，郝静的母亲将所有爱倾注给了小她一岁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静蜷缩在炕头，回忆着白天令人惊恐的细节，彻夜难眠，母亲则拥抱着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头。她想告诉母亲自己的遭遇，可又觉得不会被当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无数次纠结后，她脑海里只剩两个问题：我是不是多余的？我是不是该去死？如今，郝静在很多时候会把要死要活的劲儿投到“女童保护”的课上，以淡忘过去的不愉快。“女童保护”的负责人孙雪梅记得，刚开始听郝静的课，有点心

疼，甚至觉得她在和自己较劲。快乐是强颜欢笑，可她又努力把课堂气氛整得活跃，甚至会紧张到忘词。

她不肯错过任何细节：农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胆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应是躲闪。看到他们，郝静就心颤，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为照顾这些孩子，郝静给自己定下规则：必须提问到每一个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励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里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话说，每节课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观察每一个孩子，再拼命调动课堂气氛。课讲完，累到恨不得瘫在椅子上，哪怕领导来慰问，都懒得多说一句话。

一天给某小学上示范课，有孩子给郝静发短信：“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我才上五年级，可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

郝静慌忙回电话，手机关机，后来，又收到短信。郝静特别严肃地找到学校的校长，希望能帮忙排查。可对方笑着答应，没有下文，郝静着急难得不行。

因为较真，她还被某县政府工作人员写成新闻：老师那种言辞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责让优秀教师们感到汗颜，甚至很伤自尊，她的每一句评价都时时考验着学员的抗打击能力。

郝静忙回电话，手机关机，后来，又收到短信。郝静特别严肃地找到学校的校长，希望能帮忙排查。可对方笑着答应，没有下文，郝静着急难得不行。

中文已经是耶鲁校园第二受欢迎的语言，当学生们理解中文并亲身到访中国，用中文与那里的人们交流，我相信那才是你欣赏一种文化的开始。

问：2016年，亚裔美国教育联盟提出了一项针对常春藤盟校的投诉，称20年来，亚裔学生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13%至16%之间。一些人认为这是缘于歧视。对此，你作何回应？在当下美国社会乃至世界许多角落都日益被撕裂的背景下，您认为大学可以为弥合裂痕作出怎样的努力？

答：这的确是一个争议性话题。当我们录取学生时我们是整体来看的。我们会看重学生的成绩，但同样注重领导力证明，注重你在多大程度上能为耶鲁的教育环境作出贡献。这造就了我们今天的课堂上，有许多亚洲人，许多亚裔美国人，许多非裔美国人，许多拉美裔人，许多本土美国人，来自全球的学生。这些由各种族裔构成的群体，是耶鲁学生的主体。

当今世界充满了冲突和偏见，我对此深表遗憾。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迎接四海学子。他们背景各异，但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成为同道中人，差异也得以被更好地理解。

与提供形式上的融合相比，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学生都被同等对待，受到同等的尊重，才有想法都能够充分交流。在我看来这才是对抗偏见与冲突的最好方式。

问：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渴望到美国的顶尖大学学习，很多人关心怎样进入耶鲁。您有什么建议？

答：首先，我强烈建议中国学生力争在高中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和SAT成绩。我们已经增加了本科生中的国际生名额。我们会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为了使申请脱颖而出，你在重视学业成绩和SAT成绩之外，还需要得到教师的评价和推荐，这同样重要。你的申请书需要体现你将如何利用耶鲁的教育资源。同时要清晰阐述你想要到耶鲁求学的动机。

招生办公室每年会收到大约32000份申请。从明年起，我们将扩大规模，每年录取人数将达1550至1600左右。学生们如何为彼此创造教育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耶鲁会注重评估每位申请人能够对耶鲁教育环境所作出的贡献。

问：还有哪些建议，是您觉得对青年一代而言至关重要的？

答：我对青年一代的建议是，尽可能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学习新事物，认识新的与自己不同的人，去探索与所熟悉的领域相距甚远的世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向意料之外，打开自己。

而我的朋友艾薇，永远都在怀念她的纽约。纽约对她来说意味着艺术氛围，温馨的咖啡馆，与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纽约也意味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这句话落到现实中，就意味着，像她这样的亚裔女性，会比一个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

离开了纽约，也就放弃了在联合国的工作机会。亚特兰大这样保守而价值观念单一的城市，不需要她的中国背景知识，也不会因为她的边缘化而给予更多照顾。她在这里很难找到同样热爱艺术的朋友。

但她知道：在纽约，我们负担不起现在这样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美国年轻一代的彷徨，与国内青年在北上广与老家之间的两难，何其类似。

但有得选择，总是好事。

在亚特兰大，艾薇还是能遇到越南裔的好朋友。在那个家庭里，父母都是开美甲店的越南难民，从小从美甲店里帮工的女儿，最后考上了哈佛大学。

这是这些在大城市错过了逃兵的美国人最幸运的一点。不会有人笃定地对他们说，就只有这个城市最好，不留在这儿，你也没路可走，而你也知道他是真的。

学理工，亚特兰大的理工学院远比纽约大学好；孟菲斯或是休斯顿这样二三十万就能买别墅的城市，也拥有着不输于纽约或加州的世界一流医疗资源。公立学校的评分有高有低，但学校之间并没有悬殊的城乡差距，好大学的选择也有很多，纽约有，加州有，波士顿有，每一个州都有。

其实，比起北上广，这里的大城市也并不那么难留。富人区就算没你的位置，那就离城半小时车程，一小时车程，只要开得起车，总有适合你的房价。环境也还一样怡人，屋檐下总有小花园，即便住的是100年前建立的小房子，厨卫总可以齐全。拿着一张印着地址的水电费账单证明你确实居住在这个学区，孩子就有学上。

2016年年末，一个名为“透明加州”的非营利性组织从政府公开资料中发现，2015年湾区一位张姓地铁清洁工全年的收入竟超过了27万美元。当地地铁清洁工的基本薪资是一年5万多美元，但他每周工作114小时，生生赚出了超过基本工资几倍的加班费。

是的，做清洁工也能成百万富翁。过去三年，这位负责清扫湾区地铁的张先生一共赚了超过68万美元的薪水。

只是，美国大多数人并没那么执着于拮据。

那并不是一个短处：不愿拮据，是因为他们有更优的选择。

他们想走走，要留便留，离开或留下都是寻常事。只是赚钱虽然容易，实现梦想却难之又难。梦想破碎的痛苦也是难以衡量的。但在痛苦之中，不论是走还是留，促使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总不是被居住、医疗、教育或经济状况这些因素逼到了无可退让之处。

也正是因此，看着国内形形色色激动的讨论，总会有挥之不去的辛酸感。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郝静为化名）